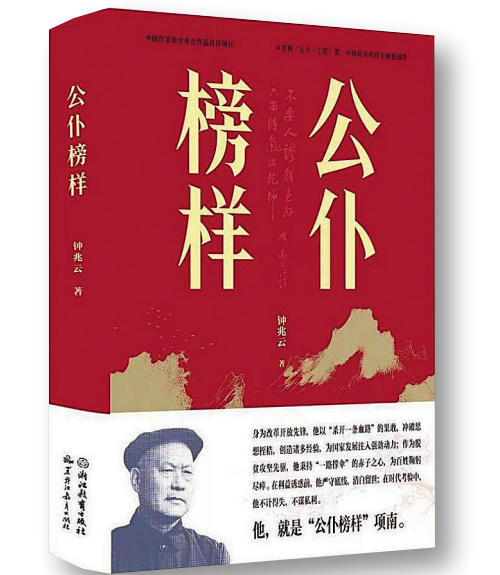


重点推荐

书写时代的人，终将被读者铭记

□孙绍振



《公仆榜样》，钟兆云著，浙江教育出版社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，2025年11月

历史人物如何进入学者和作家笔下，向来受到关注。钟兆云写项南，便是如此，我也一直期待有加。他最新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《公仆榜样》，让我意想不到的，是写作此书，钟兆云用了30多年的时间准备。

1989年国庆前后，我在担任福建省“青春·校园·社会”征文比赛评委会主任时，从众多来稿中读到钟兆云的《一个业余记者的暑假》，眼睛为之一亮，和几位评委毫无争议地将其评为一等奖。我看出这位还没迈出大学校园的获奖者是写作的好苗子，但一个文学爱好者且不说走多远，能耐得住细水长流、撑多久都是个问题，何况是他这样一个听说要被召回山区执教的年轻人。

没想到，那个年头让众多有志留城学子叹为“蜀道难”的“定向委培协议”，竟没有成为钟兆云头上的“紧箍咒”，他居然破天荒地留在了省城，还分配到省委某部门。据他后来说，功在

文学。他在学生时代就陆续发表了10余万字习作，还挣着稿费读完大学，幸得一位爱才的伯乐高看，得以突破种种险阻，开了彼时福建教育界农村定向委培生改派留省城的先例。这个奇迹，在我当时执教的高校后来也难得一见。何况他是个毫无背景的穷小子，因为高考数学成绩严重拖后腿，在扩招的政策中才得圆大学梦。

此后，兆云一直没有怠慢写作，继续从中汲取力量和智慧，而且得到一等奖征文的指引，深扎纪实题材创作，经多方采访、查阅档案，26岁就出版了《百战将星刘亚楼》，得到海内外报刊同时连载，获得了全国大奖。接着，他又埋头写起16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《辜鸿铭》。“省直机关的笔杆子”渐渐有了小名后，几个大部门都向他抛出过橄榄枝，但“虔诚的报恩”想法，让兆云未改门庭，还让人诧异地谢绝了有望调入北京的工作，甘之如饴地留在冷门单位，为的是能不负之前伯乐的期待和看重——这位伯乐曾开诚布公，挖空心思把兆云引进来，就是希望他坐得住冷板凳，日后成为有所作为的党史专家和作家，打开党史宣传和教育的方寸天地。他在心底牢牢记住了这些话，虽然他在毕业时省城四家单位都有意录用他，但他一直认为，如果没有这位恩公坚定的决心，只怕自己知难而退、没个下文，谁不知道留城“难于上青天”呢。把他领入门的领导离休后，兆云特作《贵人》一文，感叹并赞美当时的风气之好。我听说这事，对这位时有接触的后生有点刮目相看，觉得他身上洋溢着客家人的纯朴、真诚、有骨气、重情义等特性；而我的学生中，也有不少与兆云同龄且出色的客人。

兆云写项南，我想一大原因也是为了报恩，不仅因为项南是他学生时代的偶像，造福过福建人民；还因为项南在生命最后一天，落实了这位后生的请求——为其所著《农民知己邓子恢》一书作序，还附了一张纸条，是为项南“绝笔”。兆云后来和我说起这件事，双眼模糊，流下热泪，说自己当时向项南遗像鞠躬

时，就立下了要为这位“非常之人”立传之心。兆云之所以和我说这些，是因为他看过我写项南的纪念文章，而且我从中挖到项南有恩于我的一段珍贵往事，自然而然也把我引为“项粉”。

在写项南前，兆云已有不少传记文学、报告文学作品问世，包括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学术论文等在内，洋洋上千万字。这个数量有点惊人，印证的也恰是他的勤奋和执着。

传记文学由于是文学和史学的结合，受限较多，某些情节是“打入冷宫”还是摆上台面，素难把握，想要写好委实不易。优秀的传记作家需要具备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的多重视角，所以经典的传记文学作品如司马迁的《史记·列传》、罗曼·罗兰的《名人传》以及路德维希·茨威格的传记作品，均出自伟大的作家之手，经得起岁月的考验。作为一位在传记文学领域不辍笔耕30年的作家，兆云的传记作品并不限于党史题材，还面向文化、教育和国际商界，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。正如他自况的“真实是传记的生命力”“传记创作需要真情真意，必须将真进行到底”，其传记作品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。他把最宝贵的年华、火一样的热情，都献给了纪传体文章的创作。

与兆云相识多年，他直率健谈、谦逊温和，却也爱憎分明、嫉恶如仇，这从他矢志树碑的人物也可看出端倪。项南是政绩卓著的改革家、造福百姓的实干家，自始至终都有真挚、坦荡、如榕树扎根般不屈的精神。兆云这部新作品不啻是致敬这位先贤的一瓣心香，他的创作动机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别有韵致的文本，和项南的背影一样耐人寻味。

在我看来，兆云与其说是借《公仆榜样》向项南感恩、致敬，不如说是感恩和致敬那个炼成了项南这样公仆、造就了光风霁月精神的时代。能坚持为时代书写，这必然能为读者所感动、所铭记。这也是我事隔30多年后对兆云的新了解、新认识，并对他寄予新的厚望。

(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)

百家品书

一方面得益于国家层面的乡村振兴政策，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国作协实施的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，近一个时期以来，中国文坛涌现出一批聚焦乡村世界、积极书写乡村振兴的文学作品，其中尤以长篇小说领域的表现最为抢眼。别的且不说，单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五部获奖作品中，就有齐叶的《宝水》、杨志军的《雪山大地》两部与乡村振兴紧密相关的作品。在众多聚焦乡村振兴主题的长篇小说中，陕籍作家巴陵锋的《秦岭人家》，堪称颇具代表性的一部。

既然题为“秦岭人家”，故事的发生地自然与秦岭这一中国腹地的地理坐标密切相关。故事主要发生地名为塘坝村，地处大秦岭山脚下秦岭县的西南端，“东临秦岭县蓝田镇，南接终南山主脊——‘中华父亲山’秦岭，北与白鹿镇为邻，西与长安县接壤”。故事时间跨度长达二十余年，从1996年一直延续至晚近时期。巴陵锋倾力书写的，正是秦岭脚下的塘坝村二十多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。

一般而言，衡量长篇小说的重要标准之一，便是能否相对成功地刻画塑造若干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。在我看来，《秦岭人家》最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，主要体现在成功刻画了以主人公邛军为代表的、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的农人群体形象。邛军有着颇为特殊的青少年岁月：刚记事时父亲便疯癫出走，六岁时母亲亲义“不明不白”地离世（事实上，害死其母的并非他人，正是小说中后来摇身一变成为了女婿镇党委书记的杨俊虎）。邛军实则是在邛五叔等一众乡亲的照料下长大成人。或许是内心潜藏的感恩之情使然，后来他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小有成就的个体企业家后，便想方设法通过竞选村主任的方式回馈塘坝村。尽管因发小边大治从中作梗，邛军的竞选之路并不顺遂，但当选村主任后，他依旧全心全意投入到塘坝村的振兴事业中。无论是馨隆苑大饭店的创办、曾获县委辛书记盛赞的“厕所革命”，还是终南山旅游度假区的规划与兴建，这些无一不是邛军作为基层干部在乡村振兴中的具体实绩。事实上，正因为邛军作为时代新人在乡村振兴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，小说结尾处，才有文艺工作者执意以他和塘坝村二十多年的巨变为原型，创作完成的文艺项目

乡村振兴「唱大风」——评巴陵锋长篇小说《秦岭人家》

□王春林

《书记不姓穷》。此处，作家巧妙运用谐音，将“邛”与“穷”关联起来——书记虽姓“邛”（谐音“穷”），但其根本使命却是实实在在带领塘坝村村民致富，共同助力乡村振兴事业的早日实现。

除邛军之外，其他人物形象也各有亮点。例如，虽已留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，却始终牵挂家乡塘坝村乡村振兴事业的博士康静雅。她做出了一个常人难以理解的极端选择：最终辞去声名显赫的高校教职，毅然回到老同学邛军的村办企业任职。深知她的余建国对此解释道：“城市反哺农村，产学研结合，这是未来趋势，也是静雅的心愿。”再如，看似行为放荡不羁，实则对塘坝村乡村振兴事业立下不小功劳的杨钊。人性往往呈现善恶交织的复杂状态，这一点在杨钊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：一方面，她曾因迷恋权势而屈从于杨俊虎的淫威；另一方面，或许正是源于对邛军深藏心底的情感，胆识魄力兼具的她，凭借自身不懈努力，成为邛军事业腾飞路上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。还有时常会在情感上与丈夫邛军产生纠葛，却始终归以贤内助身份成为邛军得力助手的唐小凤。倘若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，邛军乡村振兴的理想虽不至于化为泡影，但难度的显著增加，无疑是可预期的事实。

“当我们提到结构的时候，通常想到的是充满奇思异想的现代小说，那种暗喻和象征的特定安置，隐蔽意义的显身术，时间空间的重新排列。在此，结构确实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它就像一个机关，倘若打不开它，便对全文无从了解，陷于茫然。文字是谜面，结构是破译的密码，故事是谜底。”（王安忆《雅致的结构》）从艺术结构来看，《秦岭人家》采用了双线并置且主次分明的结构方式：主线是邛军联合众乡亲齐心协力、奋力追求乡村振兴的高远理想；副线则是邛军与唐小凤、康静雅、边大治、杨钊等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。作品虽不乏瑕疵，例如部分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的設計不够合理（这一点在边大治这一人物形象上表现得尤为突出），但终归瑕不掩瑜。巴陵锋以雄健的笔力，最终谱写出了一曲带有鲜明地域色彩的新时代乡村振兴“大风歌”。（作者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对川西平原的精神磨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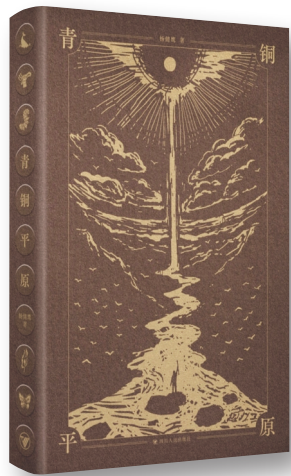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杨健鹰诗集《青铜平原》读后

□王久辛

“众神的黄昏”拆成了两个词组：一个是“黄昏之门”，一个是“众神合唱”。是谁进了门，又开始合唱？当然是“众神”，而且是在标明了的黄昏时刻。

杨健鹰的创作与瓦格纳的歌剧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第四部《众神的黄昏》，先有“貌合”，后又有了“神离”。诗人下意识借用了《尼伯龙根的指环》的结构，写成24章新组诗，试图构建一部恢宏高远、贯穿古今的川西史诗。开篇是“葬礼”，而瓦格纳以象征爱的指环起笔展开四联歌剧，前者从“死亡”开始探寻生存的意义，后者从“爱”出发探讨欲望、金钱与权力。两者涉及内容虽有所不同，但对寻常生活的描摹与对意义的追问，却是一致的。也就是说，《青铜平原》的架构显然是瓦格纳式的宏大史诗构架，作者怀揣庞大的雄心，以三星堆神树、金杖、金沙、金蚕等古巴蜀文化遗存为背景，对川西平原的历史文化、民间生活及俗世百态，进行了诗意挖掘与深入表达。

这部诗集共24章，作者以车轴辐射滚动之光芒，试图照亮人心、启迪人心、开悟人心。在我看来，这一追求是有效的，尽管感染力似乎还不够强烈，对社会人生痛点的观照也欠



《青铜平原》，杨健鹰著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25年11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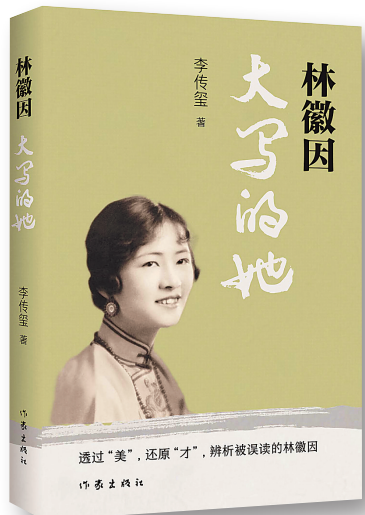
力度，但诗人能写到如此境地，已殊为不易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，24章中每章每节都有可圈可点的精彩段落与字句，如灿然于诗行当中。诗人努力在创作中进行一次跨越数千年的诗性书写，将许多陌生与熟悉、遥远与切近的生活融入其中，完成了对川西平原的一次精神磨洗。

(作者系中国诗歌协会副会长)

『尽力去做那个大写的自己』

——评《林徽因，大写的她》

□赵靖怡



《林徽因，大写的她》，李传玺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5年10月

林徽因的小看。作者实地考察了林梁夫妇曾测绘过的古建，详细说明了当时测绘工作的攀爬流程与环境。林徽因在营造学社中绝非“花瓶”，也并非穿着高跟鞋和旗袍“打外围”；相反，多张照片中可见她身着便装、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身影，且深受营造学社成员的认可与依赖，甚至有“你走后我们大感工作不灵”的赞誉。斯人如此，后世却唯独聚焦其美貌与装扮，岂不怪哉！

更难能可贵的是，林徽因始终将个人事业与国家尊严、民族精神紧密相连。赴美求学、钻研建筑，并非为了个人头衔与地位，而是希望以现代科学的考察测绘方法，让中国历史建筑重焕风采；学成归国后，她与梁思成共同赴东北大学创办建筑系，成为中国现代建筑学研究的奠基人；参与营造学社期间，二人在华夏大地考察测绘古代建筑瑰宝，证实唐代建构并非独存于日本，中国境内亦有珍贵遗存；抗战爆发后，林徽因拖着病体携一家老小远离日占区，与变节者划清界限，尽显文人风骨；新中国成立后，她身体每况愈下，却仍强撑病体积极参与国徽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，“把‘命’押给了国徽”。如此担当，不愧为“大写的她”。

在战火纷飞、事业受阻、病魔缠身的困境中，林徽因从未放弃家国情怀，未放松对中国建筑的热忱，也未推卸对家庭的责任。作者提到，林梁等人考察五台山佛光寺时，林徽因通过对大殿梁架文字、壁画、塑像年代的综合考证，结合梁上唐代女施主“宁公遇”的刻字信息，协助团队最终确认其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唐构建筑。冥冥之中，唐代的宁公遇将发现惊喜，赠予了远道而来、艰辛考察测绘的女性——林徽因。从宁公遇到林徽因，再从林徽因到今日的你我，这份美妙机缘串联起一个个“她”。

“她们”若有只言片语赠予后世，大概会是——尽力去做那个大写的自己。

(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)

三味斋

安徽文史馆馆员、文史学者李传玺所著的《林徽因，大写的她》整合、考订大量文史资料，挑战既有观点，对林徽因研究中诸多耳熟能详的话题提出了新解。得益于作者独到的历史考据心得，该书既避免了史料的枯燥堆砌，也未耽溺于传奇色彩而失其严肃态度。作者的史料推理逻辑清晰又富有趣味，带领读者如同解密般拨开历史烟尘，用翔实史料充实林徽因的历史形象，从“大写”的维度还原了一个更真实、更立体的林徽因。

作者从林徽因的童年讲起，开篇即抛出新见。林徽因原名林徽音，名字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思齐》“大姒嗣徽音，则百斯男”，承载着林家的期许；后因与上海作家林徽音名字混淆，改“音”为“因”。其父林长民续娶程桂林后，将书房命名为“桂林一教室”，是否便可断言程氏受宠、林徽因及其母亲备受冷落？作者用常被忽略的印章细节反驳了这一世俗观点，也明确了自己对林徽因研究的态度：在家长里短、八卦花边之外，更应有严肃的历史解读。

在林徽因的青年时代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她的情感生活，尤其是与徐志摩、梁思成的感情纠葛，以及冰心《我们太太的客厅》引发的讨论。作者在这一话题上依旧保持严肃态度，通过史料还原出林徽因的率真与忠诚。尽管徐、林二人早年在英国便有交往，但林徽因选择梁思成的态度始终明确，从未暧昧。林、梁二人不仅有世家渊源，更在志向上相互吸引，最终成为事业与生活的伴侣。

对于那出了名的“太太的客厅”，作者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林徽因何以并非聚会的核心主人，也何以不应承受负面的批评。据金岳霖的史料与自述可知，他家中的小院是固定的星期六“家常聚会”场地，而林徽因家的起居室也常举办类似文化交流活动，二者都是志同道合者的学术沙龙场所。林徽因在自己家的聚会中或许可称为“主持人”，凭借敏锐思维调动话题氛围，但并非单一聚会的绝对中心，更不能将小说中对某类社交圈层的讽刺直接投射到她身上。

有趣的是，作者从“颜色”这一鲜有关注的角度，对林徽因的公共形象进行了考索。她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？究竟如何打扮自己？除了费慰梅曾记录的“蓝衬衫、白长裤”搭配，再无更多详细记载。但作者敏锐转换思路：当无数回忆都围绕林徽因的学识渊博、思维敏捷、言语犀利、献身精神、病重却健旺的精力与毅力、认真执著的工作作风展开，恰好证明她从不是依靠相貌和打扮获得关注的女子。

同样，人们对林徽因攀爬梁架测绘古建的照片充满好奇，竟集中在“踩着高跟鞋、穿着旗袍，何以能爬那么高”这类疑问上，作者认为，这本身就是对